

# 试析古代突厥语与现代哈萨克语的语音和名词

仲崇峰

(中央民族大学 哈萨克语言文学系, 北京 100081)

**摘 要:**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也是历史的产物。语言自产生之后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是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而逐渐变化发展的。现代哈萨克语是继承和发展古代突厥语的结果,是在古代突厥语基础上演变而来的。现代哈萨克语在文字、语音、长元音和辅音音位,以及名词语法范畴的数和格等方面与古代突厥文语法相比,都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

**关键词:** 突厥语; 现代哈萨克语; 文字; 语音; 名词

**中图分类号:** H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76 (2009) 02—0033—04

“突厥”一词在我国史书上用来指 6—8 世纪游牧在我国北方广大地区,操古代突厥语(或若干古代突厥方言)的部落联合体<sup>[1] (P49)</sup>。突厥二字是汉字的写法,在突厥语中读作 Tūrük。现在这个词作为语言学术语,一般用来泛指操各种突厥语的民族。古代突厥文的得名,是因为这种文字首先为建立突厥汗国(552—745)和回鹘(古代维吾尔)汗国(745—840)的突厥人所使用。现代突厥民族哈萨克族是古代突厥人的后裔之一,其语言形成于 15—16 世纪,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克普恰克语支,是在古代突厥语基础上演变而来的。

## 一、语音文字

### (一) 文字和语音

哈萨克族先民曾先后使用过三种文字,即古代突厥文、后期粟特文(回鹘文)和阿拉伯字母文字<sup>[2] (P17-18)</sup>。关于古代突厥文起源,各国学者持不同意见。耿世民先生认为它来源于粟特文,在公元 6

世纪末古代突厥人尚使用粟特文粟特语作为官方文字和语言。但在传入后,古代突厥人又有个别发明,创造出了一些表意符号。古代突厥文是一种音素、音节混合型文字。它既不是纯粹的音素(即字母)文字,也不是纯粹的音节文字。古突厥文像北欧的如尼文字母一样多由竖线和斜线组成,横线很少使用。它由 38—40 个符号构成<sup>[3] (P57-64)</sup>。每个符号表示一个元音或一个带有元音的辅音。其中 4 个符号表示 8 个不同元音(其余表示辅音)。一个符号相对应两个元音音值,就像现代哈萨克语的 4 个阿拉伯元音字母(以软音符号区分)代表 8 个元音。随着历史的进展,现在诸多突厥语族语言的音位系统均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现代哈萨克语语音系统是由 9 个元音和 24 个辅音音位组成。现将古代突厥语与现代哈萨克语元音比较如下(注:古代突厥文使用的是拉丁字母转写,而现代哈萨克语使用的是国际音标)。

表 1 古代突厥语与现代哈萨克语元音对比

元音	古代(8)	a	ä	o	u	ö	ü	ı	i
	现代(9)	a	e, æ	o	u	ø	y	ə	i

收稿日期: 2008—12—03

作者简介: 仲崇峰, 男, 中央民族大学哈萨克语言文学系在读研究生。

表 2 古代突厥语与现代哈萨克语第一音节中的元音比较

古代突厥语	a	ä	o	u	ö	ü	ï	i
bar 有		än 最	ol 他	quč 鸟	ört 火	üč 三	qïz 女孩	iš 事
az 少		är 男人	otuz 三十	ur 打	öl 死	üčün 为了	qïzil 红色	ič 内
现代哈萨克语	a	e, æ	o	u	ø	y	ə	i
bar 有		eŋ 最	ol 他	qus 鸟	ört 火	yɭ 三	qəz 女孩	is 事
az 少		er 男人	otəz 三十	ur 打	øl 死	yɭın 为了	qəzəl 红色	iɭ 内

从以上表格可以看出,现代哈萨克语的元音基本上与古代突厥语一致,在词的第一音节中元音基本上一一对应。古代突厥语中的元音“ä”的音值问题现在很难确定,相当于现代维吾尔语中的“æ”和绝大多数现代突厥语族语言中的“e”。例如:古代突厥语中的 käl(来)在现代维吾尔语中变为 kæl,而在哈萨克语中变为 kel。而哈萨克语元音中的“æ”是由于阿拉伯—波斯语借词的影响而产生的。例如:ær(每个),ærip(字母)词中的“æ”是从阿拉伯语中的 har, harf 演变而来。一部分词中的第一音节的 y 来自古代突厥语的“ä”。如: syjin(喜悦) <sywin<säwin<säbin; yj(家) <yw<öw<äw<äb<sup>[4](P48)</sup>。

### (二) 长元音问题

所谓长元音指的是把元音的读音拉得比一般元音音素要长,与相应的短元音对应,构成单独音位的音素是该语言中的长元音<sup>[5](P26)</sup>。由于语调的需要或发音习惯等原因而读得长的元音,不是我们所介绍的长元音。根据现在一些突厥语族语言有长元音(如土库曼语、雅库特语等),可以推知古代突厥语中是存在长元音的(但在文字上是看不出来的)。现代哈萨克语中没有第一性的长元音和复合元音。元音和辅音 w, j 结合的音组(aj, ej, oj, uj, yj)发音上类似有些语言中的复合元音(ai, ei, oi, ui, yi),但从其后面所加附加成分及历史来源来看,它们是元音与辅音的组合,而不是由两个以上单元音结合构成的元音复合体。如: yj(家)这个词,在其后面加上第三人称领属成分时,这个词变为 yji,而不是 yjsi(如果是元音,第三人称领属附加成分将加 sə/si)。

### (三) 辅音音位

古代突厥语有 19 个辅音音位,在现代哈萨克语中基本都保存下来了。由于长期以来哈萨克族与外界交往,不同程度地吸收了非突厥民族的语音和词语,从而使非突厥语族语言的语音也进入到突厥语族的现代语言中。比如:现代哈萨克语语音中的 f, v, h, x, w 等都是来自汉语、俄罗斯语、阿拉

伯—波斯语等非突厥语族语言,因此现代哈萨克语辅音音位在数量上有所增多。随着历史的发展,现代哈萨克语辅音系统方面与古代突厥语的不同之处在于:①古代突厥语的元音间及音节尾的 d 在现代哈萨克语中变为 j,如 a 表;②古代突厥语元音间及音节尾的 ɣ 在现代哈萨克语中变为 w,如 b 表;③古代突厥语元音间及结尾的 g 在现代哈萨克语中变为 j,如表 c;④古代突厥语词间、词尾的 č,在现代哈萨克语中多变为 s,如表 d;⑤古代突厥语词首的 y 在现代哈萨克语中变为 ɟ,如表 e;⑥古代突厥语的 š 在现代哈萨克语中变为 s,如表 f。

a

古代	现代	汉义
adīr	ajər	分开
kādīm	kjəm	衣服
adȳir	ajɬər	种马
adaq	ajaq	脚

b

古代	现代	汉义
aȳiz	awəz	口
aȳir	awər	重
aȳrīȳ	awrəw	病
taȳ	taw	山

c

古代	现代	汉义
tāgirman	tjərmen	磨
tāg	tij	触及
tāg	daj	像……一样
bāg	bij	伯克

d

古代	现代	汉义
kiči	kəsə	人
idič	ədəs	器皿
yoldač	ɟoldas	同志
soquč	soɬəs	战争

e		
古代	现代	汉义
yaz	dʒaz	春天
yaq	dʒaq	擦
yılan	dʒəlan	蛇
yïdruq	dʒudərq	拳头

f		
古代	现代	汉义
taš	tas	石
uruš	urəs	战争
sözläš	söjles	交谈
yïmšaq	dʒumsaq	软

## 二、名词的语法范畴

现代哈萨克语中，与名词有关的语法范畴有数、格、领属性人称、谓性人称 4 种<sup>[6] (P35)</sup>。现代哈萨克语基本上继承了古代突厥语名词的这些范畴，但总的说来还是有了一定变化。

### (一) 数的范畴

(1) 数的范畴中有单数和复数两种具体的语法意义。现代哈萨克语中名词词干就是表示该名词的单数。古代突厥语中最常用的表示复数的附加成分为 -lar/-lär。如：xan (汗) +lar = xanlar; iyač (树木) +lar = iyačlar; ög (母亲) +lär = öglär 等。一般说来，古代突厥语中复数附加成分 -lar/-lär，不像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现代突厥语族语言那样广泛和规则。现代哈萨克语中表示复数的成员有 6 个不同的变体，即 -lar/-ler/-dar/-der/-tar/-ter。与古代不同，它们按严格的语音和谐规律缀接在可数名词之后表示复数。如：xan (汗) +dar = xandar; ayač (树木)

+tar = ayačtar; ǰpeke (姐姐) +ler = ǰpekeler。古代突厥语表示数的范畴不是很严格，一个名词既可以作单数也可以作复数<sup>[7]</sup>。例如：(1) qırqız tapa ār idmis. (《磨延啜碑》，第 22 行) (往黠戛斯派人了。)

(2) isi yār tapa az ār it (t) im. (《磨延啜碑》，第 23 行) (往其同盟者地方派去了少数人。)

以上两个例子 (1) 中的 ār 用作单数，(2) 中的 ār 用作复数。

古代突厥语中加有 lar 的被特殊重视或尊敬的名词可以表示单数之意，例如：bodisawat+lar “一个菩萨”<sup>[8] (P77)</sup>。古代突厥语名词前如有数词作修饰语使用时，该名词后仍可加表示复数的附加成分，换句话说表示复数的修饰词及复数词尾可以一起使用，而这一点在现代语言中是不允许的，如：古代突厥语中 üç oyrılar (三个小偷)，在现代语言中则不能在其后加复数附加成分 -lar。

### (二) 名词的格

古代突厥语共有 8 个格，即主格、所有格 (领属格)、与格、客体格 (宾格)、位格、工具格、方向格、比拟格。其与现代哈萨克语在名词变格方面最大的差别表现在客体格、工具格、方向格、比拟格上<sup>[6] (P75-78)</sup>。在这里我们把基本相同部分的省略，就差别较明显部分进行比较：

客体格：在客体格附加字表达形式上可以看出古代突厥语与现代哈萨克语有所不同。其附加成分为：-g/-γ, -ig/-īg, -üg/-uγ, 在摩尼教文献中为 -äg/-ay 的形式。如：sü-g “把军队”，kiši-g “把人”，äb-ig “把家”，altun-uγ “把金子”。

表 3 古代突厥语与现代哈萨克语客体格 (宾格) 附加成分表现形式

古代突厥语客体格	-g/-γ	-ig/-īg	-üg/-uγ	-äg/-ay
现代哈萨克语宾格	-nə/-ni	-də/-di	-tə/-ti	-n

工具格：古代突厥语中所谓工具格就是现代哈萨克语助格。虽然附加成分不同，但其语法含义相同，都是表示行为动作所凭借的工具、方式、原因，

或一起完成行为动作的共事者。相比较之下现代语言中助格的使用范围更广些。

表 4 古代突厥语与现代哈萨克语工具格 (助格) 附加成分

古代突厥语工具格	-in/-in	-an/-än	-un/-ün	-n
现代哈萨克语助格	-men (-menen) /	-ben (-benen) /	-pen (-penen) /	

注：-menen/-benen/-penen 是口语变体

古代突厥语助格附加成分 -in/-in/-n，也只保留

在现代哈萨克语的少数副词中，如：urən barəw (婚

前去女方家), 其中的  $urə+n$  保留了古突厥语助格附加成分  $-n$ <sup>[9] (P86)</sup>。

方向格: 方向格表示动作的方向, 其意义没有与格那样广泛, 意义比较具体。方向格附加字为:  $-gäru/-yaru$ ,  $-kärü/-käru/-qaru$ 。如:  $oyuz-yaru$  “向乌古斯”,  $tabyač-yaru$  “向中国”,  $ol yir-gäru$  “向那个地方”,  $san-gäru$  “向你”。古代突厥语向格附加成分:  $-yaru/-gäru/-kärü/-qaru$  也保留在现代哈萨克语的某些形容词和趋向副词词缀中。如:  $čokarə$  (上面, 高)。由古代突厥语  $y$  与  $č$  互换原则可知, 古代突厥语  $yoqaru$  (向上),  $ilgeri$  (前面)  $<il-gäru$ ;  $təsqarə$  (朝外) ( $təs < taš$ )  $\rightarrow tašqaru$  (往外)。由此可以肯定现代哈萨克语中的  $-karə/-gerə/-qarə/-keri$  词缀是来源于古代突厥语方向格词缀。

比拟格: 在一些古代突厥语著作里面也发现似格(比拟格)词尾  $-ča/-čä$  (表示“像……”)。这种词尾除了是一种构词成分外, 也是一种变形的从前的后置词。因为它不再具有原来的意义, 把它列入格的词尾中<sup>[8] (P82)</sup>。如:  $törüčä$  (似法律),  $ayača$  (似手心)。在现代哈萨克语中似乎也存在一对词缀  $-ja/-je$ , 缀接在表示人或动物的名词上, 也构成表示“像……似地”之意的词。由于它不像比拟格附加成分 ( $-daj/-dej/-taj/-tej$ ) 那样存在普适性<sup>[10]</sup>, 很难将其纳入格范畴。

### (三) 领属性人称和谓语句性人称附加成分

古代突厥语名词领属性附加字以及谓语句性人称附加字和现代哈萨克语大致相同, 在这里我们省

略, 不作比较。

### 参考文献:

- [1] 耿世民. 新疆历史与文化概论 [M]. 北京: 中央民族出版社, 2006.
- [2] 耿世民. 新疆文史论集 [C]. 北京: 中央民族出版社, 2001.
- [3] 耿世民. 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 [M]. 北京: 中央民族出版社, 2005.
- [4] 耿世民, 玛坎, 朱马太. 现代哈萨克语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9.
- [5] 李增祥. 突厥语概论 [M].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2.
- [6] 张定京. 现代哈萨克语实用语法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4.
- [7] 欧伟贞. 浅谈古代突厥文与维吾尔语法中的名词和动词之异同 [J]. 喀什师范学院学报, 2001 (3).
- [8] A. 冯加班. 古代突厥语语法 [M]. 耿世民, 译. 呼和浩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04.
- [9] 耿世民. 现代哈萨克语语法 [M].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9.
- [10] 张定京. 哈萨克语名词的第八种格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005 (4).

【栏目主持: 吴孝成】

【责任校对: 张建国】

## Comparison the Pronunciations and Noun of the Ancient Turkic Grammar and Modern Kazakh Grammar

ZHONG Chong-feng

(Department of Kazak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h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Language is a product of society, as well as an outcome of history. It changes with the varia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rather than keeping the same all the time. Modern Kazakh i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ncient Turkic, and has been evolved on the basis of the ancient Turkic. Consulting previous studies, this paper aims to make a comparison of ancient Turkic grammar and modern Kazakh grammar by presenting their pronunciations, written languages and noun categories.

**Key words:** Turkic; modern Kazakh language; written languages; pronunciations; noun